

耿小的著

社會言情
長篇小說
落

花

時

唯一書店發行

社會言情 落 花 時 長篇小說

下 冊 目 次

第 四 章

處世無奇但率真

第 五 章

爆竹兩三聲人間是歲

第 六 章

又是一年芳草綠

社會言情
長篇小說

落花時下

第四章 處世無奇但率真

顏如玉的婚事，經劉好德努力之下，算是漸漸齊妥，就等下月娶。別的都沒有什麼，只是轎子娶，還是坐汽車，這個問題，顏老太太討論了半天。顏老太太喜歡轎子娶，理由是轎子娶才能表示出明媒正娶來，不能給人家留下口號說：『你們家姑娘不是轎子娶的，是車拉了去的。』這不好聽，用汽車拉和『手拉手兒來的』差不多。老太太不懂什麼叫法律，她就認走了『人情』，人情是這樣，就得這樣作。其實所謂人情也是老太太們的人情，社會上一般，已經大多數把轎子推翻了，這不是進化，這是爲了經濟，一切都經濟。顏老太太堅持非轎子娶不可。顏如玉是主張坐汽車，汽車披上花花紅紅的，慢慢的開着，可是仍舊把前面的樂隊催着跑。下了汽車，登紅氍子，由街上就下來了，圍着許多人看，多美！轎子沒勁，一直抬到

屋裏去，誰也看不見，打扮得多好也沒用呀，況且汽車階級似乎比轎子階級高得多。顏子厚也主張汽車，說現在興汽車，好看。最後是劉好德給中了，說：「還是馬車吧，馬車比轎子進化，比汽車落伍，中國人在這個間當兒最感到舒服。連聖人都說中庸好。劉好德的理由是轎子太過時，過時也有點不尊嚴，汽車又太快，快的東西就顯着輕薄，馬車又莊重又摩登。如果嫌不熱鬧，可以多來幾個樂隊，要滿漢執事和吹鼓手的也可以。於是雙方全都滿意，通過是馬車娶。劉好德又說：『若是用轎子娶，娶過去先得拜親，都得磕頭，錢家的老前輩太多了，磕頭就能磕暈了。若是馬車娶，到那裏一喊：『謝來賓一鞠躬，』得啦，省多大事。顏老太太心疼女兒，也就贊馬車娶了。馬車問題解決。以外就沒有什麼了。至大的是席面兒，而老太太爲女兒決意多花錢，這就不成問題了。顏子厚還是約個清音桌兒，明天晚上在家裏唱唱，這是專門給吳家瞧的。顏老太太勸他何必得罪街坊，正經事先辦的，這是叫顏子厚給他爸爸寫信要錢，這是要緊的，這時吳家對吳家的事情始終抱着沉默態度。固然，背地裏也免不掉嘖咕嘖咕。他們對於顏氏母女巴結有錢的，十分不贊成，可是究竟人家結了有錢的慶家。錢這個東

西，簡直能夠轉移人的志趣。明明是恨有驚的，可是見了有錢的仍是巴結，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劣根性，吳姑娘這時又常常向顏如玉說個話什麼的，不知道爲什麼這樣羨慕她。吳姑娘自己覺得有點落伍了，她感到舊禮教維持不住自己的尊嚴了，落個老巴板的名譽也不見得有什麼光榮，何況現在的人對於『老巴板』已經不視爲怎麼光榮了呢。顏如玉在外邊和人開了房間，又怎麼樣了呢？誰也沒有罵她一頓，街坊四鄉反而說她摩登，誰都願意和她說話。社會上逼得女人解放呀。這天，吳姑娘正和顏如玉說話兒，劉好德又打聽來一件消息來，進門就嚷他是向劉大奶奶說的，可是叫街坊全聽着，他說：『嘿！那個瘋娘們又養了一個。在人家門洞兒裏添的，人家倒是好心好意，給她接的生，你說瘋子一樣添孩子，有人要花錢買，她還不買，她別提多喜歡這孩子了，寶貝似的叫着。』大家一聽，果然這個事兒新奇便全跑出來問，劉好德說：『這瘋娘們以前老說她的結實是沒爸爸的孩子，現在也不說了沒爸爸怎麼會有孩子？』這個爸爸還不知道是那兒的呢，真有點急碯兒的。』吳姑娘還直納悶，也不是怎麼就會有了孩子，劉好德說：『真奇怪，一個男人，霸佔一個瘋子，也太沒出息，這應

當處有期徒刑。可是瘋子也願意，她不願意不會有孩子。」吳姑娘心說：「怎麼瘋子還有願意的？」她琢磨那事兒怪那個的，她跑進屋裏去，想到顏如玉，又想到嫂嫂歸氏，她又不自在起來，說不出是從那裏生來一股氣，像那樣的蠢婦，也居然有丈夫。於是又挑錯兒罵，罵得歸氏連言語也不敢言語。小姑打嫂嫂這是天經地義。只有等到丈夫回來，同丈夫訴了苦。這一夜說不盡的苦處。丈夫馬馬虎虎，也說不上怎麼安慰來，第二天起來的晚一會兒，婆婆和小姑子就講究起來，吳姑娘說：「昨天說了一夜，也不知道說的是什麼。」婆婆道：「這姑娘們，非把我的孩子的命要了不可，」吳姑娘不知怎麼就要了命。她不願意哥哥同嫂嫂甜蜜，他們一甜蜜，自己就孤單了似的。吳大媽也不願兒子和兒媳婦甜蜜，他們若甜蜜，兒子的身體就要壞下來。他們越發對歸氏不好了。等到兒子走了，娘兒倆又是一通罵，媳婦有時真忍不住氣了。隨口頂兩句，得這頓架要打到黑夜，兩頓飯也不用吃了。吳大媽還嚷：「你這個娘兒們，簡直活活氣我，這家裏我可不能待啦。」這家裏倒彷彿是歸氏家裏，她又嚷：「把你們爺們找來！」歸氏正願意找回來，說道：「找來就找來。」吳大媽一聽，可了不得了，這娘們要造

反，真敢頂嘴，好，有你沒我。」歸氏道：「您不是說把你兒子找來嗎？」吳大媽更嚷起來道：「呦，你可太欺侮我了，你還說，你有完沒完哪？」她倒問媳婦有完沒完，媳婦道：「這不是您直沒完嗎？我壓根就沒言語。」吳大媽道：「可了不得了，她簡直是根我來呀，我可不能活啦，我的天兒呀！」她倒哭起來了，吳姑娘忽聽媽受了委曲，當然氣滿胸膛，大聲喝道：「你這婆娘，還要怎麼着呀？你要是把媽氣壞了好了，你可留神你這條命。」歸氏心說：「不就是這一條命嗎？反正是給了你們了。」她這是心裏的話，可是嘴裏也不知怎麼會嘟囔出來，吳姑娘道：「你嘟囔什麼呢？你這娘們，還了得嗎？我非撕了你這嘴不可。叫你嘟囔！」說着，她過來就擰。歸氏連還手都不敢，可是也不便把臉遞過去叫吳姑娘去擰，吳姑娘認爲這是太瞧不起她了，更打得厲害，吳大媽也越想越有氣，這氣都是想出來的。也過來打，打得歸氏狼號鬼叫。街坊誰也不敢出來管。劉好德倒是敢管，可是他不管，他盼着他們出了人命，打了官司，他這裏彷彿有生意可作似的。歸氏倒在地上，了，氣息奄奄，這娘兒兩個才住手，可是媳婦也起不來了，她們還說她是裝着玩，不理她，街坊看着不過意，把她挾進屋裏去了。也不吃也不喝。到

了半夜，她們聽着媳婦上廚屋，她們知道她去找東西吃，可是她們早想到了，一點東西也沒給留着，火也滅了。她們暗笑着睡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她們到廚房一看，了不得了，歸氏歸西了，兩隻脚在水缸上，過去一看，頭在缸底，吓得往出就跑，立刻就嚷，求街坊給搭出來，街坊誰也不管，男的都沒在家，只有劉好德在家呢，他說：『您快去報警察去吧，這誰敢動呀？』吳正名也慌了，真沒想到媳婦會來這麼一手兒，他們都有點害怕，又有點恨她，這不是給他們找麻煩嗎？他們都沒有主意，求劉好德給辦一下，又問他是不是要打官司？劉好德道：『這個我不知道，最好您還是把您的舅爺找來，叫他給辦，連喪事槓房，都給辦了。』吳正名一聽，沒有辦法，只得把二舅爺又找了來，二舅爺把歸氏從缸裏抱出，放在地上，上面蓋上了蓆，他說：『不要緊，她這歸爲自殺，自殺的人自己都有罪，跟您沒關係。』吳正名道：『怕她娘家來打官司。』二舅爺道：『鄉下人不懂得什麼，也許就算了，打官司也沒什麼，誰叫她自殺的？』吳姑娘又壯了壯膽子，說道：『抵償我抵，我跟了她去！』劉好德一聽，這丫頭明知抵不了，所以才說這話，我得吓一吓她，想罷，他走了出來道：『您可別說這話，您要說了，她就許拉替身，』

吳姑娘一聽，果然吓得直發抖，她道：『我跟她去怎麼配呀！』她趕緊跑到屋裏叫道：『媽，算命的不是說我能夠活到七十多歲哪嗎？』吳大媽道：『不怕她，咱們求老仙多念念咒就成。』吳正名還是談善後問題，他道：『聽說小實報不是捨棺材嗎？』二舅爺道：『人家捨給那沒錢的主兒，您襯一所兒房子，你還要施捨的棺材，那不成，人家不幹哪！您良心上也得過得去，您這份棺材錢省不下，告訴您說吧，您得買一個，至不濟也得是那麼一回事的，這不是爲死人，這是給活人看的，要不然人家指指道道？您受不了。』他極力主張買棺材，因爲他這裏也可以賺筆錢，吳正名道：『那得多少錢？』二舅爺道：『那不一定，三百五百也是它，百兒八十的也是它，這沒有準稿子，棺材鋪的價錢，沒法兒劃一。反正我給您划着去，又叫好又省錢才成。』吳正名道：『至多別過五十塊錢。』二舅爺道：『好吧。五十塊錢您說值什麼？兩袋洋麵都買不了。』吳正名道：『我想棺材來了，先抬出去埋。』二舅爺道：『那不成，麻煩着哪，連報案帶領執照，親友您不請，媳婦娘家您得告訴一個話兒。我先去報案，把媒人許先生找回來，叫他通知她娘家一個話兒，我順便去看棺材，找和尚不必搭棚了。』吳正名道：『還給她

念經嗎？」二舅爺道：「這就是那麼一回事，找幾個來，敲敲打打，就是那麼一回事，要不然她娘家不答應。回頭找幾個來，不夠數我湊一個。」吳正名道：「怎麼您也能來這個？」二舅爺拍拍腦袋道：「喝，告訴您，我雖然不是和尚，可是我沒短走佛事，和尚不夠就把我找了去，也搭着這年頭兒方便，禿子當和尚，將就材料。」吳正名道：「念經呢？」二舅爺道：「馬馬虎虎反正迷啦迷啦，誰聽得懂呀？好啦，我就去啦，先支給我兩塊錢車錢。」吳正名便給了他兩塊錢。二舅爺走了。一會兒許達仁走進來，他聽了二舅爺的報告，特告了一天假，跑了回來，他一邊走着，一邊叫提着心，彷彿有什麼大禍降臨似的。他回到家裏，吳正名夫婦帶女兒，因為怕許達仁和他們不答應，所以預定好了，先把許達仁拍下去，他們又都知道許達仁夫婦是老實膽小的人。所以許達仁剛一進門，吳大媽就先嚷起來，吳姑娘也幫腔，他們說：「啊，娶個媳婦是短命鬼，這也是該她的怎麼着？進了門來，什麼也沒幹，好模當樣的就扎水缸，誰家興的呀？我們吳家門招着她們沒有？這連娶帶發送，得多少錢哪！我們有這富裕錢是怎麼着？錢不錢還在其次，這懣了我們的房，我們找誰去說去呀？過了門來，飯也不叫她作，衣裳也不

讓她補，一天就洗點兒衣服，兩個飽一個倒，還要怎麼着呀？就差婆婆伺候她了，臨完了她倒不願活着了，不願意活着回她娘家去死去，這是那兒有的事呀！許達仁一聽，真是萬分的抱歉，恨不能以身殉了，才覺對得住吳家，可是又一想，自己死了，於他們也沒什麼利益，得啦便再三說好話，反倒央求吳家別告他們。劉好德一聽，心裏說：「這小子，窩囊廢！這還不跟他們瞪眼，姑娘娶過門沒幾天，那麼捧的身子股兒，叫她搓磨得成了什麼樣？告他，虐待！」劉好德在屋裏替許達仁使勁，許達仁却不作臉，直說好的，他說：「給她娘家送個信，連來人都不必來了，人家還要告呢。我這就去。」說着他走了，劉好德一聽，心說：「這小子好軟蛋，我要是媒人，先說他一筆錢再說。衝這一下我得給他們說個媳婦。」這是劉好德打着算盤不提，再說二舅爺出去之後，警察得了報告，便到吳家來，一個警察看着屍首，一個警察把吳正名帶到區裏回話，這裏立刻報告局裏，由法院派人來驗屍。自警察一來，附近鄰居，便全都知道了，一個傳兩個，兩個傳十個，一會兒的工夫，攜男帶女，扶老抱幼，全來看驗屍的，大家都站在門口兒往院裏望，什麼也望不見，大家接頭換耳。和娶歸氏那天下轎的情形差不多，可是空氣

不大一樣了，雖然門前也是遍熱鬧，但是熱鬧之中，總帶着悽慘的樣子。孩子們是爭前搶後，可是被大人嚇得也跑到一邊兒去了。大禿二禿還是那麼活躍，許虎子却早蒙在被子低下，連許大奶奶都沒敢出門，午飯也不作了，在屋都起毛咕。下午，法院驗屍的來了，門口兒的人越發多了，許多作小買賣的全都跑來，臨時作起買賣，頗像個市場的樣子。一會兒，新聞記者也來了，進了裏面，一邊調查，一邊照像。外邊的人都擠不動了。第二天，就登在報上，還帶像片兒，大字標題：『少婦跳水缸自殺。』裏面說：『草場大院甲四號，住戶吳正名，北京人，妻金氏，生一子一女，家道小康，經媒人許達仁說妥安定門外小王莊歸姓女爲媳。歸氏美貌多姿，多愁善感，因見女婿不解風情，不能時常回家，閨閣不覺冷落，心中悵鬱，日久乃身體軟弱，後因纏綿日久，又兼丈夫難以如意，一時心窄，遂於昨日晨二時三十五分，掙扎起來，至廚房，立於水缸邊旁，見水中映出己之弱影，不免嘆息數聲，珠淚滾下，當時躍入水缸，忽覺驚悶難過，欲出缸外已下不可能，雙足連登數下，便一縷芳魂，飄上西天之路。聞附近鄰居，莫不表示惋惜，吳氏亦頗爲感傷云云。』報上的話，暫且不提，以後也不提了，還是提吳家吧。法院驗完了屍，

委係自投水缸被淹而死。有了法院驗訖，立刻抬了棺材裝殮起來，就停在院裏，也不搭棚，明天領下執照，後天就接三出殯。諸親老友，一概不驚動。二舅爺請了陰陽，在廚房念了半天咒，扔了許多黑豆，據說可以避邪，開了殃榜，說明天正午出殃，殃奔東南，吳正名把廚房改了堆房，水缸作了煤缸，正名也不正名了。第一省得上廚房老駭怕，第二是廚房搬到上屋，可以省一個爐子。當天晚上，二舅爺又找來一個看街的，兩個人輪流的看着靈。夜裏各屋裏街坊，都聽着有動行，彷彿水缸裏的水嘩嘩的響。誰也沒睡好，好在院子裏還有兩個活人，死人才一個，這就差多了，顏如玉也還膽子大，看驗屍的，敢則到夜裏一閉眼，歸氏就站在她的眼前似的，她嚇了一身汗，也不敢睡了，把電燈拈着醒着，顏子厚也駭怕，他說：『明天把張大哥找來，跟咱們作伴吧，要不然，簡直睡不好，』顏老太太和顏如玉也贊成，叫他第二天把張大哥找來，夜裏作伴，白天還可以跑跑道兒什麼的。第二天一清早，有人哭着就進來了，大家接窗一看，是歸氏的娘家媽，歸老太太也是一個沒有常識的一個老實鄉婦，由家裏走了來的，進門就哭，本來挺壯的女兒，竟會短命死了，怎不傷心呢。哭了會子，還是二舅爺告訴吳大媽，出來

給勸進屋去。雙方見面，各無言語，一說準抬起來，吳姑娘還替自家辯白，人家歸老太太，倒想了，反正人也死了，說什麼也沒用了，除了傷心，沒有別的話，她由家帶來的紙，在棺材前燒了，叫女兒到陰間化去。吳正名沒什麼可談，根本他看不起的鄉下老婆娘。他坐在一旁，想起昨夜裏各屋裏電燈的事，他總是屋裏看是整夜開着電燈，那一月得多少錢電費呀！還不能不說一說，得用多少電，大家担負，不能按老規矩一日一塊錢了。他到各屋裏去了。歸老太太，坐了一會兒，便到許達仁屋裏去坐。許達仁早就囑咐好了許大奶奶了，說媳婦娘家若來什麼人，就說她得了病，老不好，別說虐待。歸氏來到南屋，二舅和看街的全到澡堂子睡覺去了。正午出殃，東屋和南屋都關閉了門，西屋也不叫孩子出去，怕叫殃打了。大禿子直問殃什麼樣兒。劉好德說：「一股白氣，人眼看不見。」大禿子不明白人的氣怎麼會出來呢，它不會不出來，一人不是老不死了嗎？到了下午，門外又集了不少人，都向裏邊望，望了半天，也沒望出什麼來，才又轉身回去。顏子厚把張夥計找來，張夥計當然願意，這簡直求之不得呢。他道：「這有什麼？這院子人都走，就剩我一個人，我也不駭怕。」顏子厚道：「還是大哥。常在外邊闖，膽

子大得多。』張夥計道：『那在外邊，什麼沒有見過呀？踩着死屍走。』她越說越兇，且往後便找那解氣的說，什麼大頭鬼，吊死鬼，形形色色，說得顏如玉道：『別說啦，怪駭怕的。』張夥計得意道：『這白天還駭怕。要是夜裏怎麼辦呢？』顏如玉道：『夜裏誰要叫我駭怕，我可不答應誰。』他們談着天，歸老太太住在南屋，因為吳家沒有地方，也不喜歡她在那裏住。吳正名的兒子也沒叫他回來，怕是中了邪魔，魂靈走不出去。吃完晚飯，老遠還傳來瘋婦唱小曲的聲音。漸漸就沉默了，漸漸黑暗撲上來，漸漸星星露了光，漸漸人聲寂得一點也聽不見了。看街的和二舅爺臨時在吳家廚房搭了個鋪，水缸的水早掏出來拋了。水缸放在院子裏，裝滿了煤球。二舅爺不時的出來，在院子裏繞個彎兒，咳嗽了兩聲，把烟袋在台階上磕了磕，吹了吹，又點起一袋，一邊抽着一邊說：『天陰上來了，明天要變天。』看街的道：『二爺，您先睡來吧！』二舅爺道：『不怕，我在澡堂裏睡了一大覺，不困呢。』看街道：『可是明天您還得累一天呢。』二舅爺道：『好，我先睡一會兒去。』二舅爺睡去了。到了夜裏，分外的靜，劉好德把孩子都打發躺下，大禿直問：『爸，怎不燒燒活呀？』劉好德道：『他們不燒，他們缺德。』大禿子